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

列傳

國朝

郭士穎字樂僖乾隆庚子舉人歷官陝西靖邊耀州涇縣城固寶雞等州縣官城固最久察除水利積弊民多稱之去縣日士民餞送四十里不絕士穎曉律令工聽斷著有草草吟野興錄

懷刑摘錄行世

王申志

方應寬字敷五廣西巡撫顯之孫生九歲失怙母彭教之嚴以學行著稱舉乾隆己酉拔萃科越四十有一年當道光庚寅輪選安化縣教諭年七十有五矣官安化七年告歸歸四年而卒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一

應寬家故貧及舉拔萃貧益甚時方氏鼎盛多達官從昆弟應綸任廣東鹽運使司所處尤脂膏然惟歲時通餽問不以貧告在安化不與新補縣學生校贄豐儉或有就訴貧苦者則遽還其贄曰無以累汝嘗爲人言世所稱長生富貴吾蓋備有之年登大耋不爲促田數畝官八品以貧賤得此則旣富貴矣

張矩乾隆乙卯舉人官耒陽訓導著有周易直解行於世矩教學者必先治生通知稼穡之務不一意於科名官祿然後可以爲學學者稱之

王申志

方宗敬字恪庭惠潮嘉道應元之子嘉慶戊午舉於鄉歷宜春清江鄴都知縣擢漢州知府宜春爲袁江首邑號難治郡守以



新今年少爲疑及視事剖決如流乃驚喜過望酆都山環三面
其一面下臨急湍囑匪出沒其閒往往至不可踪跡宗敬至則
申明保甲法賊囊橐無所各越境遁去其境遂無一賊俄而役
以得賊告詢之則楚北逋匪甫入境而被擒由其稽查嚴密也
治漢州尙嚴旋乞終養後復任迎舊牧者作爲詩歌至比之寇
恂孟嘗惠民二年以微疾自免歸宗敬爲政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有所勘驗率一二僣從肩輿疾赴民無杯勺累其救荒也委
曲勸分而割俸爲倡身自給散之必實必平民繪賑餓圖以志
其德所至爲泃書院新考棚葺公廨漢州及酆都皆爲立生祠
以祀生平篤內行者以孝友睦婣任恤推之而方氏宗祠之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二

理傳中

方應綸字縉書桂季子應綸兒時不以慧稱然攻苦兼人學有
未通輒痛憤自責鬢際髮盡禿其右蓋痛憤時指爪所髡也年
十五試郡第一郡守榜其文通衢觀者屈服中嘉慶己未進士
癸酉九月十五日之變應綸方以御史巡城先是天理教林清
賊黨二百人往來都市逆形頗著居民有遷避者而營坊諸官
不一過問或上變豫王步軍統領均不之省及賊敗就禽上

親按問賊始末唯獨應綸所巡門無入賊

上嘉應綸勤能

湘

耆舊集官街道時值林清變

特旨

因簡擢廣東鹽運使司

派往搜緝餘匪安撫良善事皆辦

歸服闋補浙江鹽運使司當是時天下之利權筦於鹽商領斯職者富不貲應綸廉隅自飭終已之身財不稱其官某巡撫子從應綸貸三千金應綸以媚上官爲嫌謝卻之用是失某意然無以短應綸年終以操守尙好辦事遲鈍入告改官五品京堂旋復改六部員外郎遂歸著有雪浦存稿

彭昌運字岸山年十二補弟子員爲人課童子歲俸僅六千居塾數年得選拔曰幸賴吾居停一盞膏也嘉慶己未成進士壬戌預朝考三省善後事宜疏略云頃者教匪蠢動滋擾川陝楚三省大兵所指勦撫兼施首逆皆次第伏誅矣愚臣竊以爲震動之餘卽須馴擾之術以善其後何則教匪之首倡也燒香聚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三

衆假祈福以詐利耳其畏誅而跳梁也擄掠脅從驅無知之民以爲寇耳然稱兵效逆荼毒生靈負嵎抗旌久延殘喘殺之固自不怨所可生全者未叛而習教者尙多耳彼其談空說有亦黃冠緇衣之類逆則爲匪不逆自無害其爲教謂必概事誅鋤不惟事在不忍又何以令無反無側者之自安也哉則匪可誅而教不必誅也雖然彼匪徒之未叛也皆教也則今日之不爲匪者與當日之未叛者無以異也叛者爲匪矣顧何以信未叛之能終身於黃冠緇衣也且黃冠緇衣其居處有定所其容服有定儀而朝廷又有紀綱之設約束而整齊之故雖桀鷲者無以動其惡若白蓮教則雜於齊民之中無可別爲稽查之理

不知其爲教卽不知其爲匪也不知而姑聽之又豈所以善其後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教不爲匪則黃冠緇衣之類齊民之所忌也教而爲匪則明火執仗之盜齊民之所畏也民畏之民未有不伺之者矣且其爲匪也必務蓄積糾黨與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事爲其黨必諱之非其黨必讎之讎之者衆而爲匪者易敗矣故今日蕩平之後習教者雖在所不誅而杜漸防微務在嚴保甲稽戶口以耳目寄之齊民凡深山窮谷之中有聚徒而處者形迹可疑則舉首之於官以聽察察之而實則有賞而不舉者則有罪舉所讐以遠罪民未有不願爲耳目者也若是則可爲形格勢禁之道矣而有司復以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四

之意化導而成全之則道德一風俗同久安長治億萬年無疆惟休矣若夫被匪之地宜立廬舍撫流亾稽田疇禁兼并是又在 皇上子惠而噢咻之俾宅爾宅畋爾田樂樂利利更生之民世世萬子孫食 國家太平之福不綦懿與知廣昌縣有兩姓爭山訟經數十年積案牘盈兩几昌運甫下車窮晝夜閱之一訊立剖衆大悅服姚坊奸民聚黨數千將爲亂昌運募勇直抵其巢擒其酋誅之其縣人謂是舉不費 朝廷一錢一兵手翦巨寇而廬井晏然寂無聲響爲古循吏所難以功擢廣信同知開河利民修復福惠河記河口居信江之西南隅日中爲市買遷皆資水利舟楫帆檣信水旣通之而其後有小溪馬可以資灌溉便澣濯備鬱攸居者尤利之然山水所趨其澗可立待無本故也前明閣部費文憲公家居斯土始濬其

東流引鉛山河水以裕其源首尾為橋以出納之今故址猶存
嘉慶戊辰予承乏茲土過河之凌波橋怪其土阜突兀使河流
如斷港絕潢徐而察之皆然石之餘燼日積月累犬牙相錯遂
不復有河焉督工修復之因夾岸植垂柳正域其界冀他日之
不為土阜突兀而未知其源之已涸也既而紳耆熊耐夫王翠
屏陳守圃等以上流不治請復文憲之舊予既許之矣旋以事
入都門往返再朞月則翠屏已返故鄉而耐夫旋且下世予苦
前言之不克踐而日望同志之韓虞費王著姓亦從而陳守圃與
紳復以治河請而近鎮之韓虞費王著姓亦從而陳守圃與
貨財貧者以筋力鳩工庀財朝夕督促之八後而和之富者以
源遂濬隨分段治其下游深之廣促之八後而和之富者以
里河口之東為石壩五丈廣得其十分之一高五分其廣而
得一分之三引鉛山河水以備啟閉防衝決凡五閱月而工竣
者修以福惠蓋農商皆稱利焉首事者求勒石以昭來許予謂
名河除害守土所宜有事烏乎記惟念茲河創於費文憲歸田
與日其時當正德嘉靖閒距今三百餘年耳而河源已涸渚種
菽麥其存者曾不容葦何易廢若此豈非以水之遷轉無常隨
圯隨淤故溝渠易為陸地耶且利其灌注而不虞其衝決盛漲
瀾漫失其涯涘豈復有故道哉今茲之創為壩開則既補前漲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五

之未備矣雖然石有時而泐木有時而朽利而用之存乎其人
予之議此七年矣賴眾情之繫屬乃幸而踐其前言蓋亦難哉
後之君子惜成功之有基而俾弗壞則宦歸值年荒手自劇菜
福惠之流與水俱永焉可矣於是乎記宦歸值年荒手自劇菜
根雜糲糲以食妻躬紡織如貧時著有二知堂詩文集完官安
仁教諭六子名湜官浙江鹽運使司自有傳孫會
楫官陝西靖邊知縣繼昆官江西瑞昌縣知縣

杜宏泰字東軒嘉慶辛酉舉人官弋陽贛縣知縣少赤貧餽粥
不繼然溺苦於學篤內行樵汲亦挾書與偕嘗省姊數十里外
比返姊念道遠為置餅橐中宏泰忍饑不食持奉母母為泣下
授徒三十年主人或設豐饌恆輟食歸遺弋陽數閩漕無論羨
餘即正供官不敢與爭贏絀及宏泰至民輸糧官倉者不以餘
米自歸曰官厚我多矣宏泰終日坐堂皇訟者挾牒至常委曲

譬喻令歸聽鄉鄰居閒必不得已則立爲剖訊兩造無畱難訟亦漸稀任弋陽十年禱雨輒應去官後民奉其主附所禱廟中早則併祀之蓋至今猶稱杜青天云某巡撫嗜食胎豬尾所過屬縣飾廚傳非此不歡宏泰獨不爲具曰無累公好生之德生平節概多類是然竟以微故罷官贛縣家居構小樓日擁書危坐其閒年且八十爲子弟刊定課文某語出某經或出某經注及疏細書詳注無一字遺忘遇故舊恩禮必盡常以醫藥濟人病者日數至無倦色弟宏澧當宏泰在官勤苦治家如貧時以兄被劾故謁事都門重繭數千里不知其難道光壬辰里中疫且飢宏澧斥穀千餘石不責償宏泰長子植以義聲聞稍與有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六

連者值其困乏輒私自慰曰有杜某在吾何慮於是及植旣死且久則又歛歔曰若杜某在吾何至於是植嘗乘肩輿往江右省父道經族某家某子長矣嬉於庭植驚問何不就學某以無資告卽割肩輿資畀某曰無誤此兒竟徒步以去次子棠自有傳

汪佳士字作堂嘉慶辛酉舉人官廣西歷任河池州修仁柳城平樂縣麥嶺南甯同知在河池有那里草地漢獐交牧州同文善與土官韋俊爭訟久不決佳士往丈量分割案遂定土官率獐人輦金及獐錦爲謝卻不受修仁柳城地少文學二百年無登鄉舉者爲修葺書院嚴課厚糈兩縣士始有中式者直柳民

謝恩榮誣獄韋氏女許陳三元粵商賄奪之佳士召韋使以女與陳給銀成禮禁民以婦人供役者家故貧遺產十畝推與兩弟爲官竟不名一錢

王申志

林文竹字虛亭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官廣昌知縣文竹爲陶文毅公澍同年自廣昌罷歸文毅延主揚州書院大江南北耳文竹文名就學者千餘人觴咏極一時之盛文竹精星學以五行推其生命決某年月日當死先是一年辭文毅竟返後果然著有四書講義林太史文稿子學耕年少博覽惜天歿向序字觀德號耐菴嘉慶壬戌進士官寶慶教授著有四書講

義

王申志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七

劉維理字玉民工制菽久困場屋而名益高嘉慶壬戌鄉舉時年五十矣縣人從維理學爲文者皆自待不苟不屑隨時俗靡靡若方宗敬李載曦杜煌先後中式爲榜前五人其能自立爲名諸生者尤夥學者無知與不知皆稱劉先生世家大族皆幸子弟得事劉先生方宗敬官四川時迎居任所爲營中人之產然維理性孤峭所不樂居雖隆禮厚幣不爲動也平居凝然寡言笑人無敢以諧謔近喜吟詠詩多雅趣不類其爲人館所有隙地必乞主人藝蘭鞠躬督灌溉家雖貧無日不花也今去其卒六十餘年猶有誦劉先生文者

方鈺字美堂嘉慶丙子舉人官零陵訓導初鈺婚於張氏張女

病僂腰不伸頭至膝以告於方氏請改婚方氏將許之鉦不可
曰吾命也何改爲卒成婚伉儷甚篤生子五人大瀄成進士大
湜今山西布政使人咸以爲報也性至仁恕兄官浙遣僕齎還
銀二百兩僕匿之詭言舟覆某處後僕自出金購產鉦竟不問
曰人負我可也主講岳陽書院見重守令邑子以事密持三百
金屬一言於令厲斥之其峻概又如此祀鄉賢

杜棠宏泰子邑人吳敏樹表其墓曰君杜氏諱棠字蔭南一字
召亭吾縣人官爲知縣自始官至卒任三十四年中閒兩以病
免歸隨居父喪終母養通山西官所盈二十年凡三補大甯任
前後署令懷仁應州岳陽聞喜蒲永和代理隰州咸豐十年正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八

月十一日卒於大甯官舍年七十二貧不能以歸其年從弟赤
亭往迎其喪又年餘始得歸十一年二月某日乃克葬君於八
仙臺山之麓其葬也鬻其先產以辦以余所聞見居官累久而
甚貧如君者蓋未嘗有也鄉人莫不歎君之廉又憫其無子而
或且謂君誠廉吏抑非州縣才不能趨事上官余笑曰孰謂趨
事愈於君耶往者道光之末山左馮公桂山來撫湖南過岳州
問君於人是山西強項令聞已歸如何時君適在郡下與相見
甚驩先是馮公爲巡道山西君爲聞喜督巡道從隸馮公始怒
已而謝之及察君爲人與治行大嗟異告諸縣爲令當如杜君
也當馮公過郡時人藉藉傳此交稱馮公與君之賢而君固未

嘗以此語於人也蓋君爲人誠信質直以義與人非矯氣矜名者故上官亦每主信之聞喜把總某以私憾誣許君君得直把總被罪去趙城邪匪亂殺其令而岳陽近令孱懦檄君代岳陽君請罷防兵在縣者謂大軍已前賊卽散耳防兵徒張賊恐民卽如請罷兵將譁君先備之乃去大甬有倉穀歲歲發斂會新令下禁州縣無得假新陳相易輒發滋侵耗弊而縣頗饑民欲得穀甚君走請於上竟以便宜付君自任其事晉中民習愿樸君治之以不擾累聽斷一以法莫敢一言干者人益無事在大甬日久常閉閣坐不用幕佐文書自理之公入雖薄節縮以自養十許人歲尙少餘其民安君君亦安其縣不求遷調赤亭之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九

言曰吾往扶兄喪大甬彼民爲言官在縣恩我民少可名者及去乃思之幸其數來因相與太息其亾也家人取用物於市市家願准見供官例受民價半曰官在此多年用物少畱遺我多矣君之久於一縣而與其人若此卽他政可知也初君入監中嘉慶丙子順天舉人工場文善楷書人以翰林發身爲大官期君而以大批爲縣又官山西遠且儉薄君不以有憾羨惟欲得行其意而已始之官貸於人以行數歲有入先償所貸滿其息不以情面望人奉親友先自竭盡人不有賒請而實無少贖益其家歲連大水壞屋產幾盡君亦不能自救其再免歸也迎告人吾橐中金幾錠若干兩人頗訝異其言已爲母召客稱壽及

數歲母喪營葬金先竭矣其迎告人者無以奉人先自直之也咸豐初粵賊陷郡土寇起賊退里各爲團多斂財費益病其人君於其里獨否爲期集應官命而已甲寅賊據郡自二月至七月始竄去而官徵錢糧不以免君任詣會省以請迄畱度歲竟得請而歸其行於鄉人又如此嗚乎君宦不遂不贏其家而至甚貧於君宜不以自少爾而卒無子何也其晚年妾生女巴陵之人皆以謂君之賢仁而不報於天而其長女蓮貞當隨官應州日君父奉政君委余以覓言於人女以書告絕其祖竟寡黃氏余曩所爲書杜貞女天之與人厚薄輕重之數其果無意乎抑其氣之自召其於爲人有孤直皦白之行者常不獲其偶焉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十

若君之爲人而無子而有賢女又若是得非其氣之類者爲之與非持世論者述而揚之明其爲賢與可貴世烏以信於天耶君之先世自嘉魚徙籍巴陵祖茗園儒士父宏泰舉人官弋陽贛縣知縣加同知銜封奉政大夫母宜人鄧氏兄植以事累死謫戍君痛之終其身兄子煌高才名文舉於鄉旋卒君又以爲兄憾敏樹以年家子習君家見奉政君罷官後老儒清素蕭蕭然也君實嗣其風叔父馥泉君善持其家君事之彌謹奉政君旣歿事太宜人惟恐不盡歡日使其貞女侍而說書待兄子孫如己子孫旣無子以兄子焜爲已後今有兩孫貴增貴壩而貴壩吾同年星如仲子君奇愛之今爲縣夙名士蓋馥泉君晚乃

有二子歿以屬君長卽赤亭有學行旣歸君喪以葬又五年狀君貴塋以來請爲表於墓

熊惠蕃字柳堂以舉人挑取教官保舉知縣發河南權虞城縣時搶匪大至縣無城無兵惠蕃肅衣冠坐堂皇以待搶匪羅拜曰此好官也擁衛至其寨旣而舍之去虞城竟以好官故少罹攻劫惠蕃子新鈺援例爲知縣亦官河南惠蕃歷河南數縣所任瘠苦不如居教官時父子俱死河南其家經營久之兩喪始得歸

汪吉士字藹卿爲諸生時有文名嶽麓院長羅典甚稱之嘉慶己卯舉於鄉久不第客遊名益著晚得官署廣東樂會知縣樂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十一

會居海上習靡惡有花會場羣少年聚賭輸贏動萬計破業者多邑以多盜吉士嚴禁場賭盜亦衰止補翁源旋卒喪歸不能

葬邑人醵金始葬焉

壬申志

方功鉞字左卿嘉慶庚辰進士歷官浙江浦江蕭山福建德化甯洋漳平等縣龍巖直隸州在官勤治事遇重案初審卽分別其人細研之不以刑求每卽得情實嘗曰人常略初審緩之則訟師教供書差授意犯人才狡真情不出矣且重刑得者皆誣服也德化獲海盜二魁永春知州沈某攘其功幕友勸之辨應曰古人爭功者類多兩敗炯戒昭然不可較緝盜爲地方非爲遷官分所當爲不必較官俸養親外分周親族家不置一產工

制舉業學者師之勤教不倦分校浙閩鄉闈皆得佳士焉王申志

方宗朝字桐鄉道光壬午舉人工為文場文不出先正之法會

試三次入臚錄而不成進士學者爭師之官東安教諭保舉得

知縣以世亂不就年七十復就選得陝西安定縣知縣未及上

官卒於京邸宗朝亦好為詩詩甚多有桐鄉集王申志

諭數與諸大帥書劄往復其戰守議曰近聞曾兵部移駐湖北

胡宮保合營帶兵六路進剿事權已在掌握然人尚不無慮

者願遠則恐遺近攻外則恐失內戰守之計不能不豫定也近

日天下事勢粵西江南之賊尚居其後而捻匪洋匪則急宜措

置洋匪倭擾天津京城有防拒而西南之兵勇不能直下金陵

捻匪蹂躪豫徐大江已橫梗而東南之兵勇不能直下金陵

靖則賊勢孤粵西江南可漸次底定然後洋洋匪宜以戰為和

急與之收拾匪宜以守為戰母浪與之戰洋匪急與之戰和索

凌侮何所不至故必以戰為和使先畏威而後懷德捻匪生

濠泗徐邳開因悍輕生不謀而戰反為所薄故必以守為戰養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人物志四列傳三

銳伺隙而後與之戰捻匪猖於三河之役我兵小勝未足挫其

鋒現值六路進剿南風大競無難決一勝仗惟前此用兵類多

敗於積勝後奮發蹕厲之餘能大勝亦能大敗將驕輕敵賊又

故為弱勢以誘之桃蟲蜂蠶亦甚可虞也捻匪巢穴半徐半豫

又與山東密邇我兵持之甚急獸困鹿與武昌連接淮北地面

河南或由信陽州一帶窺伺武昌以傾覆我之根本故必堅守

內地使之無隙可乘且守且戰未能以戰廢守也根本固則

憂勞見兩湖業已平靖移其兵勇直指安徽且舉數年未拔

之南京滅之朝食一雪此恨進寸退尺決非臣子所甘慮者

急於前進而暇慮後舉五六十年血戰所得之疆土忽令變生

意外為賊所乘守未固戰復何時不能戰以關國猶愈於不

能守以感國也竊謂捷去湖黃以下各帥宜厚集兵勇並力

進攻如業已乘機大捷去湖黃以下各帥宜厚集兵勇並力

方把持要隘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保河內一守氣

即得久長否則乘破竹之銳而並出東征後勁居守大不易

人何如身任其重也前日聞諸道練兵守保已籌餉去誤餉

意領兵意謂守不如戰耳夫戰主練兵守保已籌餉去誤餉

其事居切要戰主養兵守主養民不養民即無以養兵其事尤
居切要蕭何守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能饋餉不絕發縱指
示漢祖推其功為第一今日豈異是哉武昌再陷於賊收復之
後惟宮保極力籌餉又極力養民揀撲實廉仁之吏出任縣事
村絕門包辭去節壽裁減供應無一事煩苦州縣望州縣絕不
煩苦我民減收錢糧一洗苛政湖北之民如病得蘇關卡則厚
給薪水養其廉恥訪有浮侈貪墨苛急煩瑣之吏立行撤去餉
無缺乏關不為暴雖古之保釐慎守者茂以加焉矣夫人心之
不同如其面倘後任性情未必如我必更置所用之人別樹親
信以私好為取予以逢迎定工拙而州縣與卡員漸至非人矣
誤用一切喜事偷薄之人刻剝商民激成變亂使帶兵之人志
在萬里而變生肘腋是則一守之過也督撫如地主領兵大員
一切仰資有似乎客一戰一守必須彼此同德之人主客始能
相應否則意見差池營私害公夔有不可勝言者未見戰難而
守獨易也自古中興事業以關陝為第一而荆襄次之荆襄北
近中原西通川陝南連吳會其僻遠不若蜀其低下不若臨安
近年財賦所入過千萬兵勇臨陣習戰士氣百倍猝遇事變國
家倚之為重即合捻匪不盡殄滅南京不遽收復而全楚安然
無恙尚可振興之以為後圖保守之責最關重大此事其誰與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三

屬耶武侯出祁山未得寸土史論惜非將才然武侯不利遠戰
而最能自守不次任西州賢士開屯鑄錢國用贍足且極擒縱
攻心之計使南人不復反側然後北定中原未有不安內而遠
攘外者也即有宋南渡失去天下大半然而李綱主戰趙鼎主
守謂如病羸之人宜保護元氣無遽事恢復或曰今日之謀國謀
天下者類皆如是盱衡時事今日當何如哉或曰今日之賊尚
未能成一代時專守內地不期遠戰亦非臣下之所自得自主
如五代時專守內地不期遠戰亦非臣下之所自得自主非知東
南多用兵湖廣為之根本戰船火藥穀米取資者多兵勇效力者
亦多必湖廣可以守而後戰專守內地也大約荆鄂湖南之防
以遠攻並非不期遠戰專守內地也大約荆鄂湖南之防守不
粵東西之匪乘虛入省即由常澧以窺荆鄂湖南之防守不
不但河南之捻匪可以興國大治崇通等處土匪暫亦得以下
荆南即湖北內地如興國大治崇通等處土匪暫亦得以下
未革其心他如招降之劇盜散去之游勇其心跡均不可恃必
須有權謀膽略又能固結民心者總其大局分遣驍將練防邊
方可信心無患否則我之精銳糧餉盡散諸外而腹內空虛未
免有子明襲荆之慮也日昨石逆自南安帶匪數千人入桂
湖南近日援江皖省內無人遂為直搗巢穴之計惠吝之
幾千餘萬若非賊勢延緩外兵糾合又得李希菴等無分珍

內外夾攻則南省危矣不議守而議戰南省既誤於前安得不
懲其後耶抑更有議者南京長髮恃有捻匪之橫行疲我兵力
且蟠據六七年濠深城固賊坐守我仰攻糜餉百千萬於賊勢
無大損耗司馬懿堅守以老蜀師雖有十數萬兵置之無用爲
今之計或可將南京兵勇暫撥二萬人置之淮甸會合袁勝大
營合剿下游捻匪而宮保與兵部即在上游截擊得一城即堅
守一城斷其入江入黃之路合攻捻匪徐拔金陵此亦攻堅木
後其節目之意也關卡議曰關卡之設利國兼期利民而君不
銷則有害於國矣橫征苛索則有害於民矣受其痛其獲禍最速也
知其欺其獲譴猶過有害於民而民日受其痛其獲禍最速也
大抵差役詐索民錢不在富商巨賈而在乎本小利薄之貧民
富商巨賈其家必有紳士又識現行條例不敢額外多索惟有
貧民見官府如帝天見差役如虎狼可以任意規取且富商巨
賈萬不匿稅貧民思得微利即匿其什百之一二以俸免於稅
所匿者不過數十文數百文之稅而罰之已至數倍貧民思得
微利反受大害雖有罪不敢狡而心之隱痛則已深矣本小利
薄之貧民今日有錢爲商賈明曰無錢爲盜賊地方有故必聚
羣不逞之人以洩忿劫關此勢之必然而無疑者夏書有之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貧民受差役之詐索而官不知此不見之
怨也雖然今之牧民者亦明知差役之不可倚恃而佯爲不知
也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西

以示體恤以爲官府於維正之供有羨餘有開銷差役薪水有
限不敢額外多給但使取之於民而民不禁即可置之不問至
於罰項尤可儆戒商旅雖多取之而不爲虐嗟乎此差役所以詐
索而無忌貧民所以受害而無已也昔劉晏理財必使士人以
爲胥吏之桀黠者非和合奸商一同匿稅即詐索貧民而格外
規利官姑息則教貧民以匿稅而已入其資官猛厲則責貧民
以漏稅而已倍其罰今惟使士人督理其事必躬必親不使差
役有一毫之希冀如有漏稅貧者令補償富者始議罰庶差役
無所得利而貧民則安其生矣或曰今日之士非古也所謂土
貌則章縫而心同僕隸講貸無厭抑又甚焉是又不可不加察
也

黃鎔字秋士道光乙酉順天副榜貢生官安鄉教諭才思敏捷
詩文立就少從衡山聶編修銑敏居京師編修才名藉甚四方
多從乞詩文編修盡以屬鎔時爲游譽公卿閒且介之見然鎔
恆匿不肯出官安鄉時裕泰撫湖南與鎔有舊數從人間安鄉

教官能自存否安鄉地濱湖學師視他邑尤貧鎔不責寒生之
費或又周之坐是益困然終裕泰之任不造省垣乃至無一字

相及晚益貧病偏枯其姻親杜氏歸自山西官所為市屋郡城
西偏鎔入居數月以死弟鑑亦以學行稱

陵龔雲濤先生者少隨父宦江南受業袁枚子才之門而未嘗
見其一詩已又聞余布衣耕石名見其詩黃鑑藕船所暗記之

已又乞藕船書之扇蓋七子律詩之精者黃秋士者藕船兄也
實菴侍御之曾孫才出其家方夔卿言京師遇人他往秋士欲

寄書倚所至店家櫃頭書之盈數帛四六文也其才如此攸陳
圭蘭莊講岳陽秋上從為詩耕石亦受其法耕石不為科舉歲

從糧艘買木集於其子天船點畫如刻本盡錄其句藏之雲濤
見其自書木集於其子天船點畫如刻本盡錄其句藏之雲濤
客遊與南師見先生集乎余曰先生以在外故詩鄉人無傳

者魏曰吾師也有之余乞副本未得也今不知何處得之殘稿
才三十章耳伯喬並黃余稿以示余自三君後郡中風流歇絕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五
有李布衣在菴顧秀才雲門及天船僅僅嗣之而今皆死余寓
雲門家歲晚餞余夜吟達曉今猶記之雲濤名立海黃名鎔布

吏司印會口外奸民詭計攘奪民業以鬪墾為名因勢要上其
事於部時相貪其說將許之宗鈞力言其不可事乃止穆相當

國士大夫爭走其門宗鈞不為屈及出守歸德 成皇帝以開
墾事面諭曰汝能為國家存大體行當內用汝矣歸德二字其

自場泣任五年政績甚著調補開封署鹽茶道未半年河決城
半沒於水米翔貴大吏令出榜減價平糴宗鈞不可聽商自為
價不十日米船叢集價頓減開封得不饑旋以河決被議歸威

昌穀
衣名

豐中湖南措軍餉宗鈞任辦郡屬捐輸奏請復官知府遂不復
出縣東鄉濱湖高原自道光中晚後水患不減西鄉之穆湖等
村官拘成例不以聞宗鈞為言於知縣張奉祥自是東鄉災區
得一律詳請蠲緩軍興時湖南人士多取保舉得官宗鈞訓屬
其子讀書禁不許干請精顏氏楷法名重一時近人郴州陳壽
秦漢以及國朝諸名家書而鈞勒之名其書曰金石著有周
摘評評宗鈞書謂宗法平原嚴正之氣甚似其人云

易釋義綱目地理考易安室試律諸書存於家
李鏡瀛原名載訢字慕親道光戊子舉人官保定密雲知縣蘆
臺通判居官廉儉治事精勤暇與諸生講文古北提督陳金綬
師禮之聽其講著有四書講義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六

方大溇字希程一字稼軒道光癸巳進士授兵部主事選取軍
機章京大溇好學寢恆逾夜分朝夕食日光注書能文章年二

十鄉舉所為文驚其長老讀書能著其說集近人四書說為書

號四書通義詩初宗毛氏既乃薈萃眾說而閒以已見坳之人與
論格致書曰昨接手劄蒙示格致一條辨析毫釐閣下有功傳
註不小矣又復諄諄下詢芻蕘兼采雖古之虛心好學者何以
加茲溇雖愚昧敢不盡言觀歷來諸儒辨論格致何啻千餘言
溇何人敢復饒舌哉雖然嘗折衷經文渾諸家之論而一之
今之論者多以格致之傳為亡愚以為格致之傳雖亡而未盡
亡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格致之義了然矣曰知本即王
氏致良知之說尊德性之旨也曰知之至即朱子窮至事物之
說道問學之旨也為尊德性之說者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
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為用功之先
後耳夫物豈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夫謂物不出於
身心家國天下之外是即孔子成身不過乎物之說也非異說
也為道問學之說者曰用力之功或考之事物之著或察之念

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得之講論之際凡夫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見其於我之說也皆篤論也夫天生蒸民有
物此中莫不有以備其於我之說也所謂身心家國天下者皆吾
易此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所謂身心家國天下者皆吾
物有則自其大也即知本之要務也自其極功而言之朱子推
良知中鬼神草木鳥獸皆所以擴吾心之良知也皆知至所包
涵也知本者格致之始事知至者格致之終事知本則格致
致之道備吾故曰格致之傳雖亡而格致之傳則未嘗亡也
學之謂格致也禪家所謂一了百了者繫文未之有也古本大
頓悟之學也是禪家所謂一了百了者繫文未之有也古本大
朱子之學也禪家所謂一了百了者繫文未之有也古本大
知至之言還之固不可易也然而補傳則竊有所未安者以學
必補守之陳管見幸高明有以教我此謂知本為衍文而別求
說歟畧陳管見幸高明有以教我此謂知本為衍文而別求
格去物欲若如此說則八目只說得行一邊知家言謂格物為
謂一層已包於誠意中則此說亦未可從也補記於此或曰朱子
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萬物體統一太極物各具一矣此孟子
我非有二也夫草木之發榮滋長乾之元也暢茂條達乾之亨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七

也收斂藏固乾之利貞也四德原於天具於心而散著於一草
一木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此格物願不重哉如徒訂爾雅既
可以見至誠盡性參贊之學也非格物也是真玩物喪志也
之經考山海之注是博物也非格物也是真玩物喪志也
進士有志天下大事從兵部吏繪取天下之圖行省各一大幅
註其地必詳裁二年年三十而卒世皆惜之左恪靖侯謂此君

不天當為吾楚第一人云從子朝斐縣學生亦究心經世之務
早卒 杜貴墀方彝叔傳吾從祖召亭公與鄉賢方美堂公為鄉
而吾先君亦習公長子稼軒先生與公從弟聽橋公為姻親
女故方氏杜氏為世交吾童時已聞方氏多碩彥垂老客菊人
都轉武昌幕中乃益從詢先世行事而編識其後起之英俊者
然吾尤心重彝叔彝叔一號槐三名朝斐字子忱鄉賢公孫武者
昌君季子自應童試叔一號槐三名朝斐字子忱鄉賢公孫武者
然議論亦可驚喜幼負氣不受人忤長乃痛自刮磨言動準禮
法不失尺寸吾嘗與武昌君言歸德陳杏江先生為吾所從補
弟子員按湖南時所著貂黠傲云傳三世矣因願謂武昌君三

早卒 杜貴墀方彝叔傳吾從祖召亭公與鄉賢方美堂公為鄉
而吾先君亦習公長子稼軒先生與公從弟聽橋公為姻親
女故方氏杜氏為世交吾童時已聞方氏多碩彥垂老客菊人
都轉武昌幕中乃益從詢先世行事而編識其後起之英俊者
然吾尤心重彝叔彝叔一號槐三名朝斐字子忱鄉賢公孫武者
昌君季子自應童試叔一號槐三名朝斐字子忱鄉賢公孫武者
然議論亦可驚喜幼負氣不受人忤長乃痛自刮磨言動準禮
法不失尺寸吾嘗與武昌君言歸德陳杏江先生為吾所從補
弟子員按湖南時所著貂黠傲云傳三世矣因願謂武昌君三

世貂何如二世長衫耶蓋吾及見鄉賢公終日危坐雖盛暑不
去長衫武昌君復然彞叔又復然也彞叔年二十有三為邑宰
生卒年二十有七其有心當世類其世父稼軒先生而年命尤
促吾所為哀而銘之或謂彞叔生長富貴而恥惡華飾少年而
嚴重逾老宿如春行秋令當生長而肅殺此不壽之徵嗚乎豈
理也哉世俗靡靡日趨於浮華佻薄後生習熟見聞乃至指反
是為不祥其尤可哀也矣彞叔娶同邑孫氏當彞叔疾篤私意
股肉起疔羸得肉無幾再封焉卧數日不能轉側後竟以夫葬
死日

杜煌字星如早孤事母視諸弟以孝友聞道光十二年壬辰舉
人煌為文初不構草或從人飲酒觀劇歡笑竟日而文亦成卒
無一字輕易者闈作為世傳誦主選者謂可頡頏抗希堂云後
舉數月而卒年二十八其年同舉而早卒者又有許兆法

許兆法字我山年二十鄉舉童時能日誦萬言其赴試禮部尚
巴陵縣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六

書何文安公凌漢稱其楷法冠湖南文安故以書名家於是公
車之士驚相告守掣其書者日恆數輩往往書未竟紙輒疾持
以去蓋恐他人之或先也然兆法故多材藝在都有十絕之目
書其尤著者爾無子嗣兄子維崧維崧入戎幕以工駢文為左
恪靖侯所賞由諸生累功官浙江知縣加運同銜權宣平有聲
亦早卒

阮文錦號畫堂道光十五年乙未舉人家貧勤學刻意詩古文
詞下筆力矯時趨書宗顏平原而秀逸特出人求其書不易得
顧喜飲或載酒以請則喜立書十數幅不倦學者珍之如拱璧
後官武陵教諭以憂歸主講岳陽書院凡九年出門下者多知

名子淵玉舉道光己酉鄉試以咸豐五年饑賊遇害語在咸豐
殉難諸人列傳

毛貴銘八歲能詩稱奇童吳敏樹銘其墓曰西垣之卒余語其
孤學敦曰而翁宜以詩傳者我知之非我孰銘而翁墓可具石
以須既學敦以近道兵警不敢俟卜地以葬乃權葬君其近居
先兆之左山而余遂誌之西垣爲詩蚤得於天而晚成愈高自
其八九歲時父師試以詩卽成數十章不休其詞往往傳人口
既逾冠余與定交時余始好事學爲詩喜得君邀與酬和君詩
出未嘗不使余慚顧君若不甚喜爲非余之所促催而以詩相
干者蓋僅矣時或與別處竟歲索其詩輒無有嘗獨怪歎以謂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九

負天才如君而不肯盡意於文章及君年三十餘北遊京師五
年乃歸手冊子示余曰我詩何如余視之乃其閒最後一年會
試罷轉客京東之所爲詩盈百首恢奇沈雄高壯偉麗之作古
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而後乃知向者鄉里平居境隘而事
常不足以發君之才而天之厚君以其詩固將有其地與其所
遇者使之無聊恣肆忽不能已而自爲之豈偶也哉君歸授徒
里中數年亦罕爲詩復入京屢不得第而貴陽唐子方布政以
詩知君厚幣招之君遂遊秦中歷蜀至黔又數年詩益加老加
重又時有別出秀妙矣咸豐辛亥之元余免瀏陽校官君已先
歸因謂君曰吾兩人先後在京師未得一相偕今且老明歲當

俱上春官且畱都中少應接海內人士令偕知有君不至名字
遂泯沒而余亦附以有聞君以爲然至都君畢試不樂復走之
卽墨會南方兵亂鬱鬱憂家強再就試乃歸而君已病抵家遂
臥牀數月以卒悲夫君與人交苟意得無限其能與密無閒遇
名流才望聲氣傾一時君心獨輕之不肯與多接客授徒四方
常有賢主人能敬禮君君顧不肯一降意稍不愜卽欲委去談
諧雜俚俗事風趣詭出而暗於小數尋常閒少委曲或迷不甚
分僮隸時竊笑之至其辨論人物剖析事端未嘗不洞切奧微
者初君年十四入學爲諸生有聲庠士中最久道光丁酉始充
拔貢生中庚子順天舉人以君之才人雖未能知之者皆謂必

巴陵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志四列傳

三

在翰林而卒不得進士咸豐三年大挑得官教諭九月十四日
君卒年四十九其生以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年月與余同而
君以月之初九長余十五日君之友獨余最近密而久深習觀
君爲文章無弗工者而獨稱舉其詩亦自以知君不欲爲一世
之言也君本名文翰字彥翔西垣其別號後更其名曰慶鴻又
更曰貴銘世居巴陵縣南新牆里父春林儒士早卒祖以上累
世多籍學官又頗以資豪及君之世而貧君娶劉氏二子學敦
學斌銘曰我固知君不亾人或謂我言狂孰不有文詞而君之
爲者良嗟夫其傳則吾知之矣而獨悲其身世之不償曾文正
日記吳

兩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
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